

这世界是个万花筒。各种各样的花色、形状,大小不一,味道多样。如果把人间各类事物都比喻成万花筒中的花样,那么我们就在花筒里看到的花朵之间偶尔出现的点滴瑕疵该算是什么呢?异类?污点?还是什么?

比如骗子。在我的记忆中,曾数次与骗子相遇。

多年前,我还上大学,家里就出现过骗子,来骗我爸爸妈妈的。有一个女骗子,说自己是新疆的一个高级官员的女儿,

父亲遭迫害,自己流落街头,“文革”以后才得以翻身。当时这女人在京城不少人家出现,后来竟成了我们家的常客。记得她亲热至极地称呼我“小妹”,也确实,在她看着我眼中明明闪烁着一种怜爱的光芒。她甚至送给我一个可爱的小木偶,形状像个印第安人儿。是因为我看见那小娃娃站在她的玻璃柜里,赞了一句“好玩儿”。

那个女骗子后来谎说要装修她的新房子,从我爸爸那儿骗走了四千多元钱。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四千元可是不小的数字。最后她被公安机关抓捕了刑。

后来,九十年代,我家也遭遇过骗子。那一回我从美国回京探望父母,爸爸告诉我,家里曾经来了

一对五十岁上下的夫妇,自称是身怀绝技的气功师,能给我妈妈治病。总是心地善良最易相信别人的爸爸竟然把这对男女接到家中住下,好吃好喝好招待,天天大鱼大肉,因为我给我妈妈治病“发功”要费心力。这还在其次,最令人

瞠目的是他神秘地跟我爸爸说,其实他的身世很“高贵”的,他是“白崇禧”!他其实已经上百岁了,因为他有气功,所以看起来只有五十几岁。我爸爸心生疑惑:白崇禧?白崇禧还活着吗?再说了,白崇禧是广

西人,可眼前这个家伙操着的明明是江浙口音!肯定是骗子。后来这对骗子终于走了。他们的故事当然就成了笑话。我对爸爸说,他没把我妈治好就万幸了,亏你还真相信他,留他住在家里!

我们家人“善待”骗子这事莫不是有遗传呀?这么说是因为不久前我也遇上了一个骗子,而且我也拿他当正经人了。在这事情上我真的没有吃鳖长智。

这回的遭遇归其原因,是新生事物网络惹的祸。自从有了QQ号码之后,就有了微博。我和许多人一样,天天都喜欢发一两条微博和众多网友联络友谊。网上世界,自由而宽广,人与社会似乎一下子紧密接近了许多。

于是便有了一个网友

艾以送来他结集的一部书稿《海上文谭》,告诉我书稿即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要我为之作序。并再三表示,这是他多年来的心愿。

我和艾以的相知相识,终成忘年交,说来话长。早在1950年上海第一届文代会后,成立上海市文联。1951年,艾以从《文汇报》随唐弢先生调到上海市文联,安排在由冯雪峰、唐弢任主编的《文艺新地》任编辑。1952年华东文联成立,和上海市文联在巨鹿路675号合署办公,1953年1月《文艺月报》创刊。有一天,《文艺月报》一位编辑由华东师范大学张德林陪同来向我组稿,我就将刚完成的《论“文学是人性”》交给了她。想不到文章在1957年5月号的《文艺月报》上发表后,顷刻间在文坛乃至文化理论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时间持续一年多,其批判浪潮几乎与当年席卷全国的“反右”斗争同步展开。

和我聊天。一开始便称呼我“学姐”,说自己在中央音乐学院上过附中的,还是著名教授沈湘的学生,出国去过美国闯荡,推荐在北大进修过历史,他还在北大进修过历史,推荐人是季羡林。哇,都是顶呱呱的名字!他说他写剧本,还建议我来出演他的剧中人。

我一开始和他简单沟通,对他所说的不感什么兴趣。我也知道网络上的信息经常不可深信。但是后来这个人经常造访,谈及自己离异,财产都归了前妻,连学业证书等一系列证件都被前妻拿走。他为了照顾年迈患有痴呆症的父母只得放弃了一切。最后竟落得在北京做起了保安。

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我想帮助一下这个“学

弟”。先是帮助他联系了我们中央音乐学院的有关领导,请他们根据他的情况为他开掘学历证明。人家热情答应了。结果出来:查无此人。

此时我已明白了几分。但仍有不甘,既是骗人,难道会傻到不怕被查出来的地步吗?于是我继续帮他,为他指出一条道,去北京电视台“谁在说”栏目的“圆梦”主题一试身手。同时在网络上和他对话时用英语提问,结果他回帖问我:“你是在考验我吗?”

其实此时我已基本确认这个人肯定没有去过美国,那显然是信口胡说。但心底有个想法,想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来历?看来人的好奇心与生俱来,并不分男女老少。

“谁在说”的编导果然开始接触并接纳他进入了七月的一期“圆梦”节目。录制那天晚上,编导给我手机发了一条信息:老师,你介绍的那个人被我们现

今年4月在文化广场看林奕华的舞台剧《贾宝玉》。一边看一边心里惊呼:一人主唱,众人说白,插科打诨,这不是“杂剧”吗?怎么,关汉卿又回来了?关汉卿时代的元杂剧是“一人主唱”剧。这里的“主”,不是主要次要的“主”,而是动词性质的“主”、“谁主沉浮”的“主”,一人主唱,就是只有一个人唱,其他人都不许唱。眼下林奕华的《贾宝玉》,只许扮演贾宝玉的林奕华一个人唱,故而聪明的林奕华,给他的这个“孩子”起名为“舞台剧”,而不叫“话剧”或者“歌剧”。杂剧之杂,第一要义就是“话剧”与“歌剧”的杂处。

元杂剧因为一人主唱,所以只有两类:一类是“旦本”——女声独唱剧,另一类是“末本”——男声独唱剧。过去读元剧,对此总不能十

夹叙夹议 从容道来

钱谷融

粉碎“四人帮”后,艾以落实政策重返文坛,回到上海作家协会。我和艾以才有更多的交往。2004年《文学报》发表了他撰写的《〈论“文学是人性”〉发表的前前后后》一文,我才知道当年发表我这篇文章时,他是《文艺月报》的理论组长,读了他的这篇文章后,我也更清晰地了解到当年在唐弢先生主持下的《文艺月报》发表我这篇文章的详情。我和艾以间的情谊就更进了一步。

通读了艾以的《海上文谭》后,使我想起了两位文坛前辈对艾以作品的评价。一位是贾植芳先生,他在为艾以的《艺海一勺》(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所写的《序》中称“它

场打假,他说的那些全是捏造的。

我也是在节目播出时才看到了这位“学弟”的真面目。体态发福,两眼有些痴迷的神态,看过之后,我想,估计这老兄有点儿妄想症。之后,我开始疑惑,这位仁兄如此编造是为了什么呢?他没有骗财,也没有骗物,似乎也没有骗人。他不顾被揭穿的风险,如此的大过嘴瘾,原因是什么?他的话语里也许有些成份是真的。但是如此的行径将使人们不可能相信他,哪怕是一句话。

又想起几年前我一个朋友遇到的一个开着跑车的男人,自称有留美哈佛的学历,结果也是漏洞百出,最后被在公安工作的朋友查出她只是一个在自由市场里开店的小商人。

“他们骗的是地位和尊重。”朋友对我说。有些道理,这个社会,竞争激烈,编造出一种身份是不是可以提高社会信任程度借以达到成功?

没骗钱,没骗物,骗信任,也还是骗子。



春怨(唐)金昌绪 绘画:朱新昌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画说唐诗

1962年6月,我就读上海美专,是国画系本科二年级的一名大学生,那一年中印边界正爆发战争冲突,国内处于三年困难时期,蒋介石趁机叫嚣反攻大陆,一时时局紧张,征兵也扩大到了大学三年级以下。我有幸成为美专9名合格者之一。而几乎同时我的父亲患病去世,依我的特殊情况,我可以留下,但考虑再三,最终毅然决定服役。一星期后,1962年6月30日,我从上海来到闻名于世的军港——旅顺口,成为一名海军战士。新兵团的训练生活强度极大,每天六小时的队列训练,顶着烈日,汗水如雨,而冬天零下17摄氏度穿着海魂衫、短裤跑步,跳入泳池游泳。离开新兵团,我被分到了大连老虎滩附近海岸的炮兵连。

我们连队里有一个俱乐部,说是俱乐部,其实也就除了一个乒乓球桌,还挂了些部队的各种条例、规定以及奖状什么的,就像单位里都有的荣誉室。那天,指导员把我带到俱乐部内说:“这段时间,就让你发挥特长,把俱乐部美化得漂亮些。”我正因为没空作画而犯愁,这可是天赐良机,于是全力投入工作,整整半个月,便把个俱乐部布置得耳目一新,此外还包下了连里两大块黑板报的绘制,我是把黑板报当成美术创作来画的,画得细腻精到,大受战友的欢迎。一天,团部俱乐部主任到我连检查工作,见了布置一新的俱乐部各种装饰和黑板报,颇为惊讶,指导员得意地把我领到王主任面前作了介绍。当时恰逢营里要召开党代会,王主任二话没说,当即把我带走,到营部布置会场——写标语、画宣传画。而这一走再回到连队已是两年之后。

两年中我被逐级借调,从营部、团部、旅顺口基地直到北京海军总部参加各种宣传和展览工作。我把学校学到的东西用于展览,画先进事迹连环画、宣传画。同时也学会了版面设计,展览制作的技术,备受夸奖。为迎接1964年在京举办的第三届全军美展,1963年海军文

艺术人生·起跑线

张培础

回到了基地,基地俱乐部美工室成了我和另两位战友的创作室。旅顺基地原是1956年才由苏联军队移交中国接收的,俱乐部内遗留不少苏军的油画作品、画册及军队画报,在当于时我无疑是沙漠中的清泉。白天作画,晚上就如饥似渴地欣赏,临摹。在这段紧张而又快乐的日子我创作的两幅中国画作品均入选了全军第三届美展,作品取材于我最熟悉的炮兵生活。一幅是战士在炮位学“毛选”,一幅是反映军事训练生活,都被选入画册,一幅还得了奖,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寄来了三十二元收藏费。人民海军报、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也刊登了我的画,寄来了些稿费。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还出版了两种单片,寄来稿费一百元。那年我刚满20岁。

1965年,我们连队换防,为了留下我,终于一纸调令,我被调到团政治处任放映员。1968年,尽管团部、基地俱乐部都想留我,但当时正处“文革”期间,因为割裂家庭出身的缘故,我只能复员退伍。同年3月,我无奈地挑起了扁担,一头是跟随我六年的军被军服和挎包,一头的旧弹药箱里放着书籍、画册和画具。带着一丝惆怅,我一步一回头的告别了旅顺军港。

复员后我当过黄浦江上的水手,又当了大学教师,还当了几年官。但始终与绘画相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现代军人都是我曾经创作的题材,毕竟我的艺术生涯从军旅起步。

十日谈

人民军队中的上海兵 (征文选登)

上海兵体力上没有优势,却另有长处。明日请看《“坳招势”和“扎台型”》。

“阅读文化经典, 传承中华文明”

2012年“静安杯”市民网上读书征文活动启事

本报副刊部与静安区推进学习型城区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合作举办2012年“静安杯”市民网上读书征文活动。此次活动以“阅读文化经典, 传承中华文明”为主题, 旨在通过开展网上读书活动, 培育网上学习交流的良好氛围, 丰富和活跃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让城市充满书香气息。

参与方式: 1.参与网上读书活动的市民需实名注册并登录静安学习网(www.jasq.cn), 进入“网上课堂”的“经典阅读”栏目进行学习, 并发表网上学习感言。2.市民也可以在阅读中华传统文学经典之后撰写学习心得, 题目自拟, 形式不限, 1000-1200字, 内容积极向上。投稿直接发送到本次活动组委会邮箱 JXL598@163.com。征文截止时间: 2012年9月底。本次活动共设优秀组织奖若干以及一、二、三等奖和入围奖共30名。除物质奖励外, 优秀作品将在本报“夜光杯”发表。咨询电话: 62583977, 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年龄、工作单位或家庭住址、联系电话, 投稿一律不退。

分理解——何以要这样规定?这多不好!《汉宫秋》因为是末本, 汉元帝唱了, 王昭君就不得唱, 那么重要的人物形象, 戏剧又是表现她的远嫁, 却没让她唱哪怕是一句;《西厢记》第一本是末本, 结果也

儿?林奕华就给她讲起大观园的故事来, 讲到一半, 韵诗已是激情难耐, 当场拍板: 那我们就弄这个贾宝玉吧!

于是, 又一场新型的“独唱音乐会”策划出来了。只不过一般人看不出它是独唱音乐会来, 它更了姓、改了名, 唤作“舞台剧”。

元代是颇有几个“何韵诗”的。那个与关汉卿交好的珠帘秀, 收过一个徒弟名赛帘秀, 就“声遏行云, 乃古今绝唱”, 嗓音甚是了得。还有一位少数民族女歌星叫米里哈, 《青楼集》说她“歌喉清婉, 妙入神品”, 这不跟龚琳琳唱“神曲”《忐忑》相似么?另有叫陈婆惜的, 不但汉语歌曲拿手, 且能歌“鞞鞞曲”, 有这样能力者, 当时全国只有十人。艺人李定奴, 曾在勾栏开过《八声甘州》独唱音乐会, 连唱八曲, 获得观众八次喝彩。她们也是独唱不过瘾了, 便去演杂剧, 走的是一条与何韵诗一样的“歌而优则剧”之路。

感谢林奕华, 感谢何韵诗的《贾宝玉》, 让我们在元杂剧失传数百年、久不懂杂剧为何物后, 突然懂了。一人主唱的《贾宝玉》, 闹剧与悲剧杂处, 国语与外语杂处, 十二个“林妹妹”众声喧杂, 指向人的命运多舛。林奕华在为迷茫的现代代言时, 自觉不自觉地指明了杂剧的来历、复活了杂剧的表演形式。这正是我特别想感谢林导的地方。

